

借贷风云

多事之夏

林曦 / 著

**直击贷款操纵黑幕，展露行长各色心态
讲述最触目惊心的银行贪腐窝案**

这个多事的夏天伴随响亮的霹雳声匆匆而来，风狂雨骤，涤荡着人们骚动的心情。
一件弥天冤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纠动着许多人脆弱的神经。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借贷风云

多事之夏

林曦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借贷风云 : 多事之夏 / 林曦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34-5

I . ①借… II . ①林…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439 号

借贷风云 : 多事之夏

JIEDAI FENGYUN : DUOSHI ZHI XIA

作者 林曦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73 千字 印张 17.25

ISBN 978-7-221-12934-5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楔 子

时值炎炎酷暑，正是黄龙市一年中最叫人难熬的时候。这不，又是近一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了。每天清晨，那一轮明晃晃、热辣辣的像喷火一样白炽的太阳，早早地就挂在人们的头顶，烤得人汗流浹背，长吁短叹。人们周围的空气都热乎乎的，就连屋子里的桌椅、家具也有些烫手，好像你随便划一根火柴，四周围的一切东西都会立即在顷刻间燃烧起来。即使那些摇着扇子躲在阴凉地里纳凉的人们，只要稍微动弹几下，周身立刻就会汗如雨下。幸好，在刚接近午夜的时候，忽然一阵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不知从哪里赶来的一场暴雨便立刻从天而降。尽管这场倾盆大雨只下了不到一支烟的功夫，但覆盖在大地上的那层灼热的气浪却让猛烈的雨水给驱散了，浇灭了，室内室外一片凉爽。烦躁、难耐、几乎有些窒息的人们这才缓过一口气来，他们庆幸：今夜又可睡个好觉了……

说来也怪，黄龙市的这个难熬的季节，却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季节。不知是由于炎热的气候，使人们的心情变得骚动不安，情绪变得异常地激动，容易使矛盾激化，还是什么别的说不清的缘故。反正没等这个炎热难耐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总有许多大事或令人难以预料的事情会发生。其中有好事也有坏事，有天灾，也有人祸。追溯到 70 多年以前，1937 年的 7 月 7 日，远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从此黄龙的百姓同中华大地的亿万同胞一样，陷入了一场长达 8 年的战争灾难。又是在 1945 年的 8 月 15 日，黄龙忽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侵略者终于被中国人民打败，被迫无条件投降了。1948 年的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十多个日夜的浴血奋战，凭着成百上千战士们的血肉之躯，攻破了黄龙城的坚固的城墙，从此在黄龙建立了人民的政权。1966 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就在 7 月 8 日这一天，

情绪极端冲动的“红卫兵小将”们，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和煽动下，在黄龙市掀起了一场揪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黑色风暴，将许多正在办公桌前忙碌的领导干部拉出办公室，让他们戴上纸帽或剃成光头，跪在大街上，向过往的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也就在那个炎热难耐的深夜，中国共产党黄龙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张云祥被一伙所谓的“革命群众”毒打致死；黄龙市高级中学的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温玉成，因经不住那轮番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从学校的七层教学楼顶上跳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1976年7月7日的那个炎热的深夜，久旱无雨的黄龙市突降大雨，肆虐的洪水引发了附近凤凰山的泥石流，吞没了市郊区的一个村庄，使上百个家庭毁于一旦，将上千个鲜活的生命埋没于泥石流之下。2005年7月19日，黄龙市交通局局长、高速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李桂华，因听说纪检委要找他谈话，便匆忙于深夜自缢于市宾馆的一个高级客房的套间……今年刚刚进入这个炎热难熬的季节，黄龙市金岗区商业银行里，又是在事先无任何征兆、在人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突然事件……

第一章 身陷囹圄

地处市郊区的黄龙市看守所，刚刚经历了这场在夜半忽然到来的暴风雨的洗礼以后，显得异常宁静、安谧。被夜色笼罩的看守所大院内，虫声唧唧，凉风习习。路灯的黄色光芒照射在水泥地上刚下过雨的水洼里，闪闪烁烁，给宁静的夜色里增添了丝丝凉意。

监舍里的人犯们早已入睡了，从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监舍的小窗户里不时有香甜的呼噜声和片言只语的梦呓间间断断地传出来，给监舍这个特殊的世界里增添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夜色中，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仍没有丝毫的睡意，他们正圆睁着双眼，高度警惕地在站岗、巡逻，十分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此刻，在一间靠近大墙边上的极其普通的监舍里，更加寂静得出奇，既没有呼噜声也没有一星半点的梦呓。监舍墙壁上那个距离地面有两米多高、二尺见方的小铁窗外边，不时地传来时断时续、淅淅沥沥的水滴敲打在铁皮上发出的单调而乏味的叮咚声。透过小铁窗那几根粗壮结实的铁栏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小片黑漆漆的天空和那竖着电网的戒备森严的高墙。

在监舍里这张低低的看来可以躺四五个人的显得有些宽敞的木床上，只躺着两个人。大床内侧那个人苦着一张床单，像一只大虾一样静静地卷曲在那里，似乎已经睡去，但其实你仔细一看就知道，他在黑暗中静静地圆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诡秘而悄无声息地在黑暗中静听着他周围的一切。他是在今天下午才接受了看守人员给交代的任务，临时调整到这个监舍，负责秘密地监视着他身旁的那个人，以防此人因思想出现波动，有什么令人不安的不测举止；那个被他监视的人却还全然不知竟有人在暗中监视着自己，此刻他正斜依在床头那卷还没有展开的铺盖卷上，在朦胧的夜

色里圆瞪着双眼，一点睡意也没有。

被监视的人名叫郭正清，是在几个小时以前才被关进来的。进来以前是黄龙市金岗区商业银行的副行长。当天上午，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处理着繁忙的事务，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这座看守所里。这顷刻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怎么能让他接受啊？在这样的时刻，他又怎么能安然入眠呢？

真亏了午夜的那场雷阵雨，驱走了傍晚他刚走进这个简陋的监舍时的酷热的暑气，室内的空气也立刻变得凉爽宜人。此刻，他的脑子里正翻江倒海，波涛汹涌。面对这场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横祸，他感到无限的困惑、郁闷。好像在一个漆黑的深夜，他独自行走在陌生的巷道里时，突然头上挨了狠狠的一击，便被打翻在地，眼冒金星，爬起来时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更不知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谁狠狠地袭击了自己。面对黑洞洞的四周，又向谁去询问？就是现在，他一头倚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仍然困惑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反问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或是不小心得罪了什么人？竟遭到这样恶毒的暗算？究竟是谁策划了这场弥天阴谋？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他的胸中似乎有一团乱麻，实在理不清这种烦乱的思绪。随之，一种明显的沮丧袭上他的心头，使他忽然觉得束手无策、孤立无援。

郭正清越急于想弄清这一切疑问，脑子里反而越乱。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几乎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他尽量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心里暗暗地告诫自己：镇静，一定要镇静。不要叫别人看咱的笑话，一个大男子汉，连这点风浪也扛不住！渐渐地，他平静了下来，他调动起脑海里的一切记忆的能量，苦苦地思索起来。看是否能对解决目前的疑问有所帮助。他打开记忆的闸门，将脑海里那些陈年老账和陈谷子烂芝麻统统翻出来，摊得满地都是，然后一件一件地在里面翻看、寻找，力图从中找到哪怕一丁点蛛丝马迹。他的眼前像放电影一样，那些令人兴奋、欣喜或者难忘的往事便一幕一幕浮现在自己的面前，一个又一个生动而栩栩如生的面孔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使他感到有些眼花缭乱。不知是什么原因，首先冲入他眼帘的第一张面孔竟是一张充满了淫邪妖艳的女人的面孔，那是金岗区商业银行信贷科科长梁艳的脸。奇怪！难道她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还占着一席重要的位置吗？笑话，怎么能想到她呢？尽管他说不清这是什

么原因，但第一个浮现在她眼前的面孔确实是她。紧随着梁艳的脸孔出现在郭正清面前的是已故的支行老行长汪心意的脸，汪心意曾是他的顶头上司和最要好的朋友。虽然因为汪行长的不慎失足所造成的难言的悔恨，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曾一度使郭正清为他痛心，为他惋惜，一直在心里谴责他、怨恨他，但出于他俩的友情，特别是他临走前留给郭正清的那封秘密遗书，又让郭正清不由地想起他对自己的信任和恩情，想起他们在一起交往的美好时光。但最难能可贵、并引起郭正清十分感动的是他在作出自杀决定以后，在他那封留下的遗书里，向郭正清倾诉了自己的苦衷和对朋友的最后的提醒。接着是支行行长姚玉玺那张玩世不恭的脸，他的脸上正洋溢着得意的张狂的狞笑，这张令他感到十分厌恶和憎恨的脸竟久久不肯离去，似乎他已经隐隐觉得这张阴险的笑脸后面隐藏着什么阴谋和狡诈的诡计；在姚玉玺的身旁，一边站着装修公司的老板黄水龙，他似乎有些惧怕或羞涩，因为他低着头，并不敢瞅自己的眼睛；另一边站着私企大老板高明，他正面对着自己在幸灾乐祸地狞笑，郭正清能看出来，高明的这种深不可测的笑容后面，明显隐藏着阴险、狡诈、诡秘而扑朔迷离的祸心，甚至还潜伏着一种充满凶险的杀机；高明的鬼脸在他的面前只停留了片刻，一转眼就闪过去了。接着是他的那些朋友们，自己的亲密战友、支行的办公室主任兼党纪纪检书记魏宝贵，还有支行的资金组织科长李冬仙、会计科副科长李东东，他们一个个和蔼可亲，似乎触手可及，但他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幻觉。目前，自己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也与同志和亲人失去了联系。他们此刻正在干什么呢？是否正在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准备营救自己呢？而魏宝贵同志，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遇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弥天横祸，还不知道自己正在痛苦中煎熬。前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魏宝贵趁郭正清在支行值班的时机，来到郭正清的办公室，两人就行里的几件大事共同商量了半夜，他才离开郭正清的办公室回家，准备在第二天早上就去省城找省行的领导去汇报。他在省行的事情究竟办得如何呢？想到这些，郭正清的心里感到异常地焦急。

忽一抬头，年逾八旬的母亲和那终日操劳的妻子俩的慈祥、亲切而焦急万分、怒不可遏的面容，也立刻出现在郭正清的眼前。就在今天中午，老母亲和妻子俩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被检察院的人带走，现在她们一定在为自己的事焦虑、担心和生气。这事一定伤透了她们的心！老母亲是一个虔

诚的佛教徒，一辈子吃斋念佛，积德行善，祈求佛祖、祷告神灵，保佑她的儿孙，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一生平安。她哪里能想到因儿子的不知什么过失，竟让检察院的人来她家搜查、抄家，最后还把儿子抓进监狱。她老人家如何能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她那半身不遂的病体能经得起这样残酷的打击吗？妻子任铁兰是个共产党员，过去在生产队时期，她当过多年的队干部。她大公无私，铁骨铮铮，从来没有在人前说过一句软话。当她眼看着她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年的丈夫竟因贪污受贿被检察院带走，她的脸面往哪里搁呢？她不会因此而想不开吧？嗨！究竟是哪个坏种在陷害自己，叫自己怎么向人们说清楚这一切，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他摇了摇头，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还没等他在记忆中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烦乱的思绪却又不由自主地回到夜色中的监舍里来了，因为现实的环境对他太有刺激性了！

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了，他根本无从知道。郭正清只好一点一点回忆着从傍晚到现在的每一分钟、每一个细节，然后对现在的大致时间进行推测和判断。记得被关进来的时候，那个腼腆的甚至带着几分稚气的小警察严肃认真地搜查了他的全身。手机、石英电子手表、钢笔、钥匙还有那仅有的十几元零钱都放在一个小塑料袋子里，一起被他带走了。他清楚地记得，刚进来的那一刻，天正擦黑，应该是晚上8点多钟，因为目下正是阳历8月初，是一年中白昼最长、夜间最短的时候，一般是四点半天亮，八点半天黑。

对！傍晚进来的时候应该是八点半左右，他在被那个小警察搜身之后，提起铺盖卷往里走，刚一迈进这间小屋，小屋的铁门就咣当一声被关上了，接着“呱嗒”一声，被人果断地毫不留情地将铁门上了锁。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打量了一眼这个简陋的空空洞洞的房间，有3米见方，9平方米的样子，靠墙根放着一排可以睡4个人的低低的木床，木床上已经铺开一副被褥，床边正站着个像一头受惊的小鹿一样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从他那惊慌失措的神情看，他可能也进来不久。郭正清在昏黄的灯光下瞅了他一眼，没说一句话，就将自己带来的铺盖卷扔在床头，沮丧地在床边坐下。那年轻人看到被关进来的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就明显地觉得有几分新奇，但等他看见郭正清那眉头紧锁、满脸怒气的表情，也不敢开口问他，就又悄悄地上了床，背对着他睡了。

记得他刚进来的那一刻，就听见从外面高墙下传来的凌厉的口令声和响亮的枪械撞击声，郭正清知道那是看守所里巡逻的武警战士在换岗。从那一刻开始，战士们已经换过三次岗了，据此他在黑暗中默默地估计，每一班岗大概是两个小时，那么已经过去六小时了，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凌晨两点半钟，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两小时后，检察院也许又要来人找自己询问、做笔录。到时候，自己应该给他们提供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才能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

今天的这件事来得太突兀，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就像晴天霹雳，叫人没有一点精神准备。

上午，刚上班，郭正清就找来支行办公室负责收发文件的韩岳英，要她把最近有关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那些文件，统统给找来，他要系统地研究一下。因为他越来越弄不明白，支行行长姚玉玺最近以来的许多做法，他究竟要干什么？郭正清已下决心，要对照这些文件，系统地整理一份材料，进一步向各级行领导反映一下金岗区支行，在这次股改中所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面的这几个文件都很长，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方法、步骤和指导思想都写得很细致，很规范。他越读就觉得支行目前存在的问题越大，就觉得越沉重。觉得有许多工作急需要去做。好像只要他稍有疏忽和耽搁，就会给银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时，他办公室的门忽然被轻轻地敲了两下，但他的头连抬也没有抬一下，继续在看他的文件。接着，他办公室的门就被无情地推开了，市检察院经济科的老科长、他的老朋友张维直紧绷着一张脸走了进来，他的脚后头还跟着检察员小王。

郭正清抬起头，一看是张维直科长，就微笑着站起来给他们让座、递烟，但当他看了他们一眼，就发现张维直今天的神情有些异样，他的脸色特别严肃，既没有平日那种随和、友好的表示，也没有以前与他开玩笑时那种嬉皮笑脸的样子。他默默地来到郭正清的办公桌前边，没有一句多余的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先看看这个！”说着将一张盖着鲜红大印的打印着几行黑体字的文件递了过来。

郭正清接过来一瞅，发现竟是一份写着郭正清名字的检察院传唤通知书，他立即不屑一顾地将它扔在一边，然后给张维直递过来一支廉价的蝴

蝶牌香烟，笑着说：“老家伙，没有一点正经，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今天来，有什么事快说，我一会儿还要参加行长办公会！”

但是一本正经的张维直科长仍然紧绷着脸，更没有去接他递过来的香烟，严肃地一字一板地说：“今天的行长办公会你就不必参加了，我刚刚给你们姚行长打了招呼，我们还是快走吧！”

“你今天来究竟有什么事？还一本正经的，装得像真的一样？”郭正清听了张维直的话，尽管还有几分诧异，却立即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将信将疑地收拾起桌子上摊开的一大堆文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掳在一起。

“走吧，到我们那里再说。”张维直科长的脸上仍然没有一丝笑意，并不容置疑地继续催促着他。

听了这句话，郭正清又回过头来，仔细地盯着张维直的脸打量了一眼，便立刻就沉默了。他锁上办公室的门，一言不发地跟着那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检察官，下了支行的办公大楼，又顺从地上了停在院子里的那辆警车。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并不知道此刻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郭正清还像往日一样，微笑着挥了挥手，向人们打了招呼，大家看见他们一行三人平静地走向警车的时候，同样没有产生丝毫异样的感觉。

郭正清在踏上警车的一刹那，不由自主地回头望了一眼，他的目光掠过了这座他已经住了十几年的办公大楼，又依依不舍地向院子里的人们瞅了瞅，然后上了车坐下，一声不吭地靠在后座上。接着小王也上了车，坐在他的一旁，顺手拉上车门，警车就悄然开走了。

这时住在郭正清办公室隔壁的支行行长姚玉玺，正与支行信贷科的科长梁艳两人站在他偌大的行长办公室那落地玻璃窗的纱帘后面，目睹着院子里发生的一切。当他们清楚地看见郭正清刚刚坐上的警车开出支行的后院以后，才叹了一口气，神情严肃，一言不发地回到办公桌前。

第二章 秉公办案

张维直在检察院工作了三十多年了，到今年年底就 52 岁了。按照检察院内部这几年已形成的惯例，也该退下来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可是，人们从他走起路来急匆匆的步伐与他那一脸严肃认真的神色看，他好像仍然没有丝毫准备退下来的迹象，他的全部心思仍在他的工作上。对此，他的老伴，已经从商业局办了病退手续的李会计一直在他的耳边唠叨：“眼看就要退了，还不赶快让人家年轻同志上？还那样霸权不舍！你那老胃病犯得越来越厉害，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非要硬撑着亲自去干？总要等到哪一天突然倒下了，叫我们怎么办？”每当听到老伴的这些话，他总是咧开那正美滋滋地吸着香烟的嘴角，咬牙切齿地恶狠狠吼道：“看你那张乌鸦嘴！你想咒死我？”然后该怎么干仍怎么干，并没有把老伴的话放在心上。

检察院里的同志们都叫他“老猎手”。尽管是个绰号，但叫得名副其实。多少年来，经他手侦破的刑事案、经济案不计其数，件件办得干净利落，扎实、牢靠，滴水不漏。这些年，他在工作中遇到再凶残的“豺狼虎豹”，也不曾害怕、退缩，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和百发百中的枪口。

但自去年以来，随着那银色的白发爬上他的双鬓，年近 52 岁的他，却有点怯场了。面对在市场大潮中出现的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案件，他明显地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倒不是因为作案的人突然有了什么高招，作案的手段有多么狡猾，而是破案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你刚刚介入一个案件，当你还没有弄清事情的眉目，看出个来龙去脉，便有许多人前来说情。有的要他“高抬贵手”，有的让他“从大局出发，照顾一下，”有的拿出上头的文件，说是要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说是“现在都在摸

着石头过河，难免有不慎失足的时候”，还有的人，当然是上层领导了，他们的理由更加冠冕堂皇，说：“现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案子如何办，还要从稳定大局出发！”当然这些说情者大都是他的熟人、朋友及能和他搭上话的人，或者是能够对他发号施令的顶头上司或间接的更上一级的领导。另外，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的取证也相当难了。以前哪个村里或机关单位发了案子，他去了以后，先开个群众会，一公布了案情，群众便会纷纷揭发，主动提供线索，毫不犹豫地写出书面证明材料，甚至还有人大义灭亲，举报自己的亲人，大义凛然地出庭作证。但现在不行了，一旦发了一起案子，明明许多人都是现场的目击者，可是当你去仔细地访问这些目击者，企图让这些人谈谈发案的经过时，大家却都是一个腔调：不是没看清，就是不在场，再不就是忘记了。要出个证明材料，就更是难上加难。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含糊其辞，不给你出伪证就谢天谢地了。因此，张维直遇到案子就怕有人说情，怕有人出来庇护，反而那些所谓的背着牛头不认账的硬茬子他却从来不怕。

今天早上刚上班，耿志德检察长就派人叫他，说是有急事。他心里暗暗思忖，是否与他谈退下来的事儿？不觉有几分紧张，便匆匆加快了步伐。

“张科长，你得马上出马，到金岗区商业银行去查一个案子。我们得到确切举报，说是这家银行的副行长郭正清收受贿赂 10 万元，举报信写得比较具体，咱们还得认真对待！”说着把那张只有一页 A4 打印纸的举报信件递了过来。

举报信确实写得通顺、清楚，明白、具体，并且与以往那些举报信不同的是，竟赫然写着举报人的真实姓名：黄龙市驰骋汽车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明。当他看到被举报者竟是本市金岗区商业银行的廉政模范、有名的老实人、副行长、也是他的老朋友郭正清的时候，他立刻吃了一惊，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这也太邪乎了吧？怎么可能呢！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将举报信从头至尾又仔细认真地看了一遍。

尊敬的耿检察长：

我怀着愤怒的心情向你举报金岗区商业银行的腐败分子、副行长郭正清的犯罪事实，请你们一定要从重从快予以打击，为民除害。

从表面上看，郭正清在平日间总装出一副公正廉洁、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却非常自私、贪婪、肮脏、腐败。他当信贷科长期间，就以贷谋私，收受贿赂，被广大贷户所憎恨。在他被提拔为副行长之后，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对他总是以礼相待，恭敬有加。去银行办理贷款业务时，也总是按照银行的规定和制度，从不敢有丝毫的马虎。由于我总是直来直去，没有给他个人什么好处，所以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多次遭到郭正清的挑剔、指责和刁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我公司的业务不受损失，我只好忍痛、违心地给他送去10万元现金。但将这10万元送给他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听一个朋友说，这家伙是个白眼狼，对于他不熟悉或看不惯的人，就是你给他送了钱，他也不会给你办事，而且还会拿上这些钱，去交给有关的法律监督部门，借以邀功请赏，败坏给他送钱人的名声。我知道我又办了傻事，所以才决定立即向你们举报他，免得我送了钱，办不成事还要丢人！

这笔10万元现金是我于前一个星期五晚上亲自送到他家的，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场。看来这笔钱至今仍然藏在他的家里，如果你们能抓紧去查的话，一定能从他家里搜出这笔现金。

举报人：黄龙市驰骋汽车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明

7月29日

面对着这封清清楚楚地写着真实的举报人姓名，而举报人又是本市有名的民营企业大老板，张维直立刻感到了它的分量。况且，被举报者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他的心里立刻掀起一阵波澜。他暗暗地思忖：面对这种情况，可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绝不能因为郭正清是他的老朋友，或是因为自己对这件事有些怀疑，就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借故推脱不查吧？只见他把举报信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果断地说：“捉奸捉双，抓贼抓赃，千万不能贻误战机，先抓住犯罪证据再说。”接着，他向“耿检”谈了他的行动计划：先传讯，再搜查，如情况属实，就立即逮捕。“耿检”也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警车开出金岗区商业银行大院以后，一直向检察院方向行进，但在快到检察院的一个岔路口，张科长却让司机将车停在路边。他从副驾驶座

位上回过头来，眼睛直盯着郭正清，直截了当地问道：“正清，有人举报你收了别人送给你的10万元现金，有这回事吗？”

“放屁！这么些年来，我郭正清收过谁一分钱好处？只要能查出我有一分钱的问题，判我十年徒刑，我都不说半个‘不’字！”

“你先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张科长立即提醒他，“你考虑好了再说，你也不想一想，平白无故的，我们为什么要传唤你？”

“张科长，不用考虑，你就放心地查吧，我肯定会配合你！”

“那好！”张维直科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搜查证，让郭正清看。

郭正清扫了一眼搜查证，仍然毫不犹豫地说：“你们搜吧，去我家里还是到我办公室？”

“小赵，开车，先去郭正清家里。”张科长向司机吩咐道。

郭正清的家在黄龙市郊区，坐小车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张科长的一支烟还没抽完，车就开到了他的家门口。

郭正清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郭振英前年考上了西北交通大学，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儿子郭振山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黄龙市一家工厂打工。家里就剩下妻子和母亲俩待弄着5亩地，母亲已经年近八旬，前年因为患了一场脑血栓，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目前生活还不能自理。

前年张科长曾坐着警车，与郭正清一起来过他家里一次，但那次是来看望他患病的母亲，并在这个小院子里吃过一次西瓜。所以当警车停在郭正清的家门口，他们一行四人走下车，又进了家门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关注。

刚进了郭正清的大门，走在前面的小王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盯着照壁上的一块小牌子在发呆。那是一个竖挂在那幅画得栩栩如生的荷花旁边、一块长方形的、用五合板做成的很精致的木牌，五合板带木纹的底色上面用大红漆工工整整地写着两行字：家里不谈公事，送礼者免进！小王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块小木牌，立刻就皱起眉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回头看了一眼正走进大门的张维直和郭正清，但郭正清和张维直两人好像都是一副同样的表情，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就径直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的那颗大枣树下，郭正清的妻子正在树荫下给婆婆梳头发，见到他们进来，便笑盈盈地停下手里活计，给大家搬椅子倒水。郭正清的母

亲也亲热地说：“这不是张科长吗？好久都不来了，快到屋里坐吧！”

看到郭正清的母亲和妻子这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张科长不禁觉得有几分尴尬，他只好满脸堆笑，热情地对老人说：“大娘，你好！你好好坐着，可不敢动，我们来说几句话就走。”说着便将郭正清的妻子任铁兰叫到一旁，说明了来意，并让她看过搜查证。

任铁兰一听张科长的话，脑袋瓜里立刻轰的一声，像爆炸了一颗威力无比的重型炸弹，马上变得脸色苍白，有些晕头转向。她根本不相信与自己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20余年的丈夫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她从心底里就不相信贪污受贿的事情会发生在郭正清身上，别说10万，就是1万元也绝不可能。她想争辩、据理力争，怎么能让穿着警服的国家执法人员把自己家里翻个底儿朝天？那将是这个家庭每个成员一辈子的奇耻大辱啊！但是她又没有丝毫的理由出面阻挡，况且，来家里搜查的不是别人，正是多次来家做客的、郭正清的好朋友张维直科长啊！他手里拿着检察院那正式的、合法的搜查手续，她一个安分守己、知书达理的家庭妇女怎么敢抗拒国家的法律呢！沉默片刻，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一一打开了家里每一个能足以藏匿10万块钱的箱箱柜柜，最后她又带着检察员小王来到院子里，又打开了存储粮食、杂物的小库房的门锁，让他到里面去搜查。

张维直科长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搜查得很仔细。虽然他不电影电视剧中抄家的那样，一搜查起来便翻箱倒柜，搞得遍地狼藉。但他却不肯放过一丝一毫可疑的地方，几个桌子的抽屉他一一看过，然后又一件一件将拿出来的东西重新一一放进去，放整齐。那个简易书架上的每一本书，他都一页一页仔细翻过，包括挂满衣服的立柜里每一件衣服的口袋他都仔细地摸过了。他好像不是在搜查，而是在帮助郭正清的妻子在整理家务。最后，就剩下厨房里的碗橱没有看了，但仍然一无所获。此刻，他不但不感到失望，却有些如释重负、暗暗窃喜。他真希望什么东西也搜不出来，真希望这是一场恶作剧。

郭正清和他妻子任铁兰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默默地观察着事态的进展，等他们看到张科长终究一无所获时，夫妻二人的脸上立刻流露出一种得意而轻蔑的神情。郭正清甚至撇了撇嘴，恶狠狠地向张维直瞪了一眼，心里暗暗说道：就你老家伙能！把你搜查出来的东西让我看看！

就在这当儿，小王在院子里叫喊：“张科长，你快来一下！”

听到小王的叫声，张科长吃了一惊，明显地有几分紧张，他预感到小王肯定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便停下手里的工作，立即走出屋子，来到那个小库房里。小王正站在一个装粮食的大缸前面，示意让他过去看一下。

小库房里的陈设很简单，进门后靠左面的墙壁上挂着筛子、筐箩和各种农具，虽然各种东西品种繁多，但悬挂、摆放得井井有条，干练整齐；右面的墙壁前并排放着4个大缸，缸里装的全是麦子，那是全家人的口粮。小王正站在墙角的那个大麦缸跟前，手指着缸里的粮食。张维直走近大缸仔细一看，发现缸里只剩下半缸麦子了，黄澄澄的麦粒中间露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用塑料薄膜包好的包，透过塑料薄膜，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是一捆100元票面的人民币。小王向他汇报说：“前边那几口缸里的粮食，我都一个一个仔细看过了，甚至都用手插进去摸过了，但什么也没发现。可最后在揭开墙角的这个缸盖的时候，一眼就看见麦粒中间有一片白色的塑料薄膜。我刨去边上的麦粒，就看见了这四方棱正的一捆钱。我想，也许是放钱的人并不想把钱藏得很深，似乎怕日后找不见似的。”

张科长听完小王的叙说，沉思了片刻。对小王的最后一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点了点头，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在他的脸上闪过。他用力抓起那捆百元卷的大额钞票，隔着塑料薄膜数了一遍，正好是10把，也就是说正好10万元。这肯定就是举报信上提到的赃款了。他回头朝门外瞟了一眼，他的视线正好与趴在门边上，正紧张地向他张望的郭正清夫妇俩的吃惊的目光相遇。他举起那捆钱，向他们扬了扬，说：“走吧，回去咱们再仔细谈吧！”

上了警车以后，张维直就让小王将郭正清铐上了。

尽管正是七八月的酷暑季节，人们个个汗流浹背，燥热难耐，但戴在郭正清手腕上那铮光闪亮的手铐仍有一种冰凉的冷森森的感觉。郭正清默默地看着被铐在一起的失去自由的双手，一种屈辱、激愤的怒火从胸中升起，他开始鄙视面前这个曾被他们奉为神明的人民检察官，这个被他的那些同行们称为“老猎手”的高级检察员，原来竟是一个徒有虚名、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不！简直就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糊涂狗官！我与你在一起交往这么多年，谁不了解谁？别人不知道，难道你张维直也不知道我郭正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听风就